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二十章

【第一卷：復活的最後一章】



拉撒路尾隨著美第奇勳爵那閃著綠光的幽靈飛行。

他沿著覆蓋著針葉林的海岸線向南飛去，朝著聖馬克西姆港村的方向飛去。在他右側，他看到海岸線模糊而崎嶇的邊緣，那裡有許多海灣和半島；在他飛速奔跑的過程中，海岸線彷彿只是一片跳躍的模糊影像，來回跳躍，反復無常。即使在他飛馳的過程中，在他左側，浩瀚的海洋和緋紅的地平線在他眼中卻顯得靜止不動。然而，拉撒路仍然感覺到黎明那道細細的紅色線條中有一種微妙的、幾乎難以察覺的變化。它逐漸增強的光芒和上升的熱度幾乎預示著一條熾熱的巨龍正在迅速升空，一心想要用它致命的日光灼燒大地。

時間在振翅聲中流逝，埃爾喬急促的心跳精確地記錄著它的流逝，哪怕只有幾分之一。拉撒路繼續向前飛去，即便東方雲層的邊緣閃耀著一片片鮮紅的光芒，彷彿是巨大的血跡拼貼而成，塗抹在天堂的底部。

他加快了腳步，與美第奇家族的步伐保持一致；然而，幽靈卻繼續向前推進。

刻意而持續的匆忙。細線從海平線向外輻射，穿過昏暗的天空，隱約勾勒出…

巨大的、燃燒的蜘蛛網。日出的光芒如巨流般衝向天空，最終，這壯麗的日出景像如此壯觀，以至於從遠處看，拉撒路的輪廓就像一隻飛蛾在巨大的火山光芒下投下的影子。

拉撒路的驚恐變成了恐懼，隨後又變成了恐慌，他喊道：“美第奇，時間不多了！”

“再來一點，拉撒路！”

“不，我必須向內陸進發！”

「不！就在那邊！」美第奇喊道，他指著前方一片延伸成狹長半島的岩石。“我們快到了！快點！”

拉撒路咬緊牙關，聳起肩膀，迎著風身子，猛地向前衝。他以全新的速度俯衝而下，掠過海面，緊緊跟在梅迪奇的腳跟。他們一起繞過岩石岬角，猛地轉向。拉撒路驚散了一群棲息在懸崖上的鳥兒，羽毛在海面上炸裂。它們驚飛的翅膀劃破長空，覆蓋了嶙峋的地峽，然後轉向內陸，駛入一片淺淺的、泛著綠色的海灣。海灣裡散落著許多小島，它們雜亂無章地散落在各處，彷彿一座座尖塔般聳立在光禿禿、傷痕累累的岩石堆上，充滿了神秘的氣息。它們共同矗立在海灣中，如同被海水灼燒的灰色墓碑，從一片廣闊的綠色水域中拔地而起。

「她在那裡！」梅迪奇指著一對相鄰的小島，它們合在一起，形狀像一排下犬齒，連門牙都清晰可見，直指蒼穹。一道狹窄的暗色水域將這兩座岩石島嶼隔開。當拉札勒斯靠近兩島之間的海域時，發現一個清晰可見、似乎偏離中心的物體，隨著他不斷前進，這個物體的細節也逐漸清晰起來。

「你覺得怎麼樣？」梅迪奇一邊說著，一邊跌坐在拉札勒斯身邊。「她是個合適的避難所，而且位置隱蔽，對吧？」在岩石的陰影裡，拉札勒斯看到了傾斜的齒輪船殘骸，船尾沉入水中，船頭翹起；從它在水中的獨特角度來看，這艘船彷彿正要徑直駛向北方的天空，卻被海浪阻擋住了去路。拉札勒斯放慢速度，以便更好地觀察這艘傾斜的殘骸。

船體木板上的污漬顯示這裡曾經是水平的水線，而就在木板下方，則是一條毯子。

船首突出部分底部兩側長滿了褪色的藤壺，使這艘翻覆破敗的船看起來像是長了一張骨瘦如柴的白鬍子。然而，還有一些細微之處表明，這艘船並非完全是一具毫無生氣的空殼。拉札勒斯發現，在長滿藻類的甲板上，有幾根粗大的麻繩橫跨其上，仍然牢牢地綁在船的各個部分。還有一些繩子只綁了一部分，鬆脫的繩子垂在船尾，在昏暗的海水中自由地搖曳。陰沉的波浪有節奏地湧動，搖曳著這些磨損的繩索，使它們整齊劃一地舞動，宛如一排躍起的蛇在舞動。

總的來說，這艘船看起來可能相當大；然而，它的設計並不適合遠洋航行，而更像是一艘小型船隻。

克服了省際沿海港口之間平靜的海岸線海域。

然而，這艘船破敗不堪，既沒有帆也沒有桅杆；殘破的後甲板坍塌在主甲板上。在大部分長滿藻類的平台和斷裂的欄桿牆上，散落著乾魚殘骸，很可能是海鷗曾經捕食過它的證據。

梅迪奇登上了這艘船，拉札勒斯繞著船轉了一圈，以便更好地檢查船體是否有破損。他對這艘船看起來完好無損感到滿意，便和梅迪奇一起登上了主甲板。

木板在他沉重的身軀下發出吱嘎聲。梅迪奇邁著沉重的步伐，悄無聲息地走向船艙。「進來，」他喊了一聲，然後消失在船艙裡。

拉撒路輕盈地跟在他身後，甲板木板隨著他穩健的腳步發出嘎吱聲。「我

「我不喜歡，」他咕噥道，仍然氣喘吁籲。「安全嗎？」他甩了甩額頭的汗，揉了揉額頭上打了個包的疙瘩。

「她待一天應該沒問題，」梅迪奇從船艙下方喊道，他的聲音在船艙裡迴盪。「而且她的肚子黑得像夜一樣，很適合你的病痛，我。」

「集合。」敲擊聲和拍打聲沿著甲板傳來，像是指關節敲擊木頭的聲音。這時，梅迪奇低沉的聲音傳來：「考慮到她目前的狀況，她的船體還算結實。我猜想這些島嶼讓她免受了許多風暴的侵襲。她確實有點向船尾傾斜；不過，拉撒路？你為什麼還待在甲板上？」

在島嶼陰影的籠罩下，拉札勒斯在爬進船艙昏暗深處之前，最後抬頭瞥了一眼裸露的岩石。同時，

他抱怨道：「我又不是沒有翅膀的幽靈美第奇，我有時也得喘口氣。」

幽靈輕笑一聲。「你飛得真快，拉撒路；我萬萬沒想到。」

拉札勒斯重重地將靴子踩在船體地板上，轉身，抱起了雙臂。

他茫然地望著梅迪奇的方向。「我差點被太陽曬死；我用頭撞死了一隻鳥；我還差點掉進海裡。現在我們卻要拿這些事開玩笑？」

梅迪奇哼了一聲，強忍住笑意，同時從拉撒路的頭髮裡拔出幾根卡住的海鷗羽毛。「對不起，拉撒路。我從沒見過你撞到鳥身上。你受傷了嗎？」

「總比那隻鳥強，」拉撒路回答道，同時再次檢查了額頭上那塊紅腫的腫塊。

「我無意輕視你的不幸，拉撒路。」美第奇走到拉撒路身邊，仔細端詳他的額頭。「或許，兩百年後，你的陪伴讓我對自己的苦難有了新的感悟。奇怪的是，我現在似乎真的有理有據地畏懼死亡；而正是這種畏懼，讓我感到更加鮮活。請注意，我說的不是我的死亡，而是你的死亡。畢竟，如果你死了，我和我可憐的索菲亞也必將之神合死了。“拉撒路，我向你保證，我絕不會故意讓你身陷險境。”

拉撒路勉強笑了笑，點了點頭；鬼魂張開雙臂，向他展示了自己的位置。“所以你現在就站在這裡，額頭上只是腫了個包，卻完全躲過了陽光，是嗎？”

拉札勒斯徹底清醒過來——他的鼻子嗅到了潮濕鹹澀的空氣，其中混合著藻類、魚腥味、腐木的氣味，以及他衣服上汗水的甜膩氣息。幸運的是，他衣服上殘留的最後一絲漁夫的腥臭味已經消失。他感覺到翅膀上的汗珠冰冷刺骨，此刻，在昏暗、被海水冷卻的船艙裡，他的翅膀也變得冰冷。黑暗中，他的瞳孔放大，船艙內部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他發現梅迪奇所言不虛——船艙內部空心，肋骨和船殼嚴絲合縫，十分堅固。幽靈輕笑了一聲。他感覺到自己雙腳的角度有些不自然；他仔細觀察船艙底部，發現最外側的木板已經淹沒在一灘死寂的黑色水窪中，這灘水窪橫跨了船艙後部的整個寬度。他轉身查看船艙前部較窄的地板，那裡高高地露出了地面。他透過船艙入口向上望去，看到了裸露的夜空和繁星點點。然後他轉向梅迪奇，指了指天空。

“可惜，太陽終會升起；在它最耀眼的光芒中，它將驅散這片黑暗，也驅散我。”

拉札勒斯正要上去，梅迪奇卻疾步上前攔住了他。「別擔心，讓我來。你好好休息吧。」幽靈嘴角勾起一絲冷笑，低聲向他訴說著醫生那神秘、富有韻律又充滿哲理的智慧：“正如每一種痛苦最終都會通過某種療法而消亡；同樣，如果我們虐待自己的不幸，就會……

感到輕鬆和舒適。

“那是什麼意思？”

「這意味著幾根散落的木頭就能把最明亮的白晝變成最黑暗的夜晚。」他輕笑一聲，消失在水面上。

拉札勒斯抬頭望去，只見美第奇匆匆消失又出現，每次都帶著從坍塌的船尾甲板上拆下來的碎片，一層層地覆蓋住開口。當最後一塊木頭完全遮蔽了天空的痕跡後，美第奇回到船艙，站在拉札勒斯身旁，欣賞著他這番陰暗行徑。“漆黑如墨，如你所願。你覺得怎麼樣？”

拉札勒斯疲憊地笑了笑。「哎呀，再次感謝你。」他轉身爬上傾斜的地板，朝船艙前部走去，來到高高地躺在乾燥處的船體木板旁。他走到船頭附近，跪倒在地，然後俯身趴了下來，懶洋洋地整理了一下翅膀。在隨之而來的黑暗靜謐中，拍打著船身的波浪和吱嘎作響的船體聲幾乎讓他昏昏欲睡，這時他突然深吸一口氣，動了動。“梅迪奇？”

“是的，拉撒路？”

你是否會感到疲倦？

“某種程度上，”梅迪奇回答說，“但與你可能理解的不同。”

“為何如此？”

幽靈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沉思。「或許用例子來說明最好，所以我將這樣問你——你是否還記得生命中曾遭受過巨大的損失，隨之而來的是沉重的悲痛，讓你感到精疲力竭，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

“我可以。”

「妙極了，」梅迪奇說。「現在，如果你願意，請試著將悲傷從這一刻剝離，只留下意志的缺失。唯有如此，你或許也能體會到靈魂疲憊時的感受。」

“美第奇？”

“是的？”

“你能永遠飛下去，永不疲倦嗎？”

「我從未嘗試過。而且，面對那隻飛翔的、像山羊一樣的天使，它四處搜尋可以吞噬的一切，我可不敢冒險。」

“阿撒茲勒？”

「一樣。如果阿扎澤爾和阿茲瑞爾都有辦法永遠飛行，我也不會感到如此震驚；他們可以穿越世界，在空中翱翔，尋找像我這樣迷失的靈魂。」

“上下？”

幽靈輕笑一聲。“這麼多年來，我也學到了一些天使的行事方式。”

死了。畢竟，即便我穿梭於他們之間，在世間來回遊蕩，他們也還沒能抓住我。我見過數百位天使，都是以靈體或陰影的形式出現。我們之所以談論這兩者，只是因為他們是尋找遊蕩靈魂的使者。

「所以，這些天使是在尋找那些尚未離開人世的靈魂。我猜是這樣，」拉撒路說。靈體點了點頭。「據我從阿茲瑞爾那裡得知，只有他們兩個——阿茲瑞爾和阿撒茲勒——在尋找靈魂。」或許我應該更隨意地描述他們。他撫摸著下巴，然後豎起一根手指向上指著，繼續說：「這兩個傢伙就像是造物大殿的神聖僕人，他們收集垃圾和雜物，從而保持大殿的整潔。「梅迪奇聳了聳肩。「他們四處遊蕩，希望能找到我，但我並不在那裡，因為我知道他們是如何以及在這裡尋找我的。我索菲亞的墳墓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阿茲瑞爾像毒蛇一樣潛伏在那裡。然而，她總是能讓我逃脫，就像她抓住我一樣迅速。這就像我們玩的季節性遊戲。我假裝要跟她走；而她又讓我再次逃脫。說真的，拉撒路，我常常想，我是不是世上最古老的遊魂。」美第奇敲了敲木頭。「請告訴我，我睿智而有翼的侍從。你是否知道，為何兩百年過去了，上帝還沒有將我從世上徹底抹去？」

我確信祂能看見我，就像任何人能輕易看見地上飄蕩的垃圾或一團亂發一樣。你怎麼看？為什麼？拉札勒斯哼了一聲，然後開始打起了持續的鼾聲。

~*~

太陽高懸，只在雙子島上空盤旋，正午的陽光灑在擱淺的幽靈船上，將昨夜新生的藻類曬成褐色。嘰嘰喳喳的海鷗聚集在甲板上，撕咬著鯉呼吸的魚肉。就這樣，又一天捕獲的雙魚眼魚在烈日下晾乾。然而，陽光從未侵擾過船艙——拉撒路在她涼爽陰暗的船艙裡安然入睡。

正午時分，西邊島嶼的陰影漸漸籠罩了船隻，午後時光也隨之過去。暮色降臨；當風停潮退，海鷗再次棄船飛向大陸，留下夜幕驅散又一天。

新鮮曬乾的、眼睛睜得大大的魚。

一輪碩大的橘色月亮從東方的海面升起，將清涼的光芒灑向大海。就像一隻公雞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中啼鳴，拉撒路也醒了過來。夜幕漸深，暮色漸濃。

「你睡得很沉。」梅迪奇的聲音從船艙傳了出來。拉撒路努力讓自己清醒過來。他翻身坐起，呻吟了一聲，揉了揉眼睛，然後

他撫摸著臉頰，上面清晰地留著地板木板的印記。然後他看到美第奇站在船尾附近，雙手交叉，手指交叉，抓著背心的兩側縫線。他站著，姿態莊重，但水深及膝。

「晚上好。」美第奇向他問好，然後從平靜無波的水面上大步走向他。“你休息好了嗎？”

“我是。”

“哦，我很高興聽到我們之中至少有一個人休息好了，”梅迪奇抱怨道，“你打鼾打了一整晚，害得我一夜沒睡。”

“請原諒我，美第奇家族。或許我”

美第奇大笑起來，尤其是聽到「沉睡的幽靈」這個說法時。

拉撒路故意站起身來，目光如刀般狠狠地瞪著美第奇。“我現在該笑嗎？”

臉色蒼白的梅第奇突然停下腳步，臉上得意的表情消失了；拉撒路看到受驚的鬼魂，忍不住輕笑起來。

「你真的讓我信服了，」梅迪奇承認道，一邊用手指著拉扎勒斯，一邊繼續邁步向前。

拉扎勒斯臉上露出一絲得意的微笑。「我也祝你晚安。」他簡短地鞠了一躬。

梅迪奇在拉扎勒斯面前停下腳步，鞠了一躬。“歡迎登上伊甸園之珠。”

“誰的珍寶？”

「伊甸園，」梅迪奇迅速答道。他指了指拉扎勒斯身後的船頭，“那是船的名字。趁你睡覺的時候，我四處查看了一下；她現在的狀況也透露出了很多關於她過去的事情。”

“為何如此？”

梅迪奇雙手背在身後，腳跟一晃，嘴角勾起一絲冷笑。「我這就告訴你，我的好拉撒路。」他若有所思地低頭看向地面，然後踱步繞圈，講述他的發現。「依我看，當她擱淺時，船上滿載著成捆的布料和服裝零件，沉甸甸地陷在水里。她破爛的貨物現在大多散落在海底的岩石上，或許是船員為了減輕船身重量而隨意丟棄的。而且，他們似乎還試圖用另一語氣把她往後拉，希望能把她從礁石上弄下來。」梅迪奇。“顯然，這事兒一點兒也沒發生，因為她現在還牢牢地擱在那兒。”

我從她繫著的許多繩索中發現了這些痕跡，其中最大的繩索仍然整齊地排列在她的甲板上，斷裂的繩索末端均勻地搭在她的船尾。

當然，除了上帝之手，只有更大的船才能拉動較小的船。

美第奇停下腳步，直視著拉扎勒斯，點了點頭。“我懷疑她大膽而……”

這位性急的船長揚帆起航，乘著強勁的風勢，在淺海中疾馳而去，徑直駛向這兩座相對的島嶼之間。無論誘惑多麼強烈，代價多麼沉重，他或許應該避開它們。」說完，他聳了聳肩。

「然而，她如今卻靜靜地躺在這裡，等待著她的末日。這艘曾經的明珠之船，如今已被所有人遺棄和遺忘。」

但鳥類和魚類除外。我們很可能是她駛向遠方之前的最後幾位乘客。她沉沒的貨物。

“你觀察細節很敏銳，”拉扎勒斯回答說，“如果條件允許，我也會盡力做到這一點。”

“嗯，這只是觀察所得。當然，我也有可能完全猜錯。”

“我不這麼認為，”拉扎勒斯笑著說，“你似乎總能從最細微的跡像中領悟到最深刻的真理。”

梅迪奇揚了揚眉毛。「感謝你的好意；然而，只有蒙受上帝的恩典，我才能知曉真理。」他朝頭頂做了個手勢。

「現在，我們是否應該登上甲板，喚醒沉睡的世界？」

「哦，的確如此，」拉扎勒斯回答。他轉身爬上垂直的箱子，推著多層……

木板移開，露出晴朗明亮的夜空。拉撒路像一隻小心翼翼地探出頭的地鼠，抬起頭，目光只與月光下的甲板齊平，從甲板表面向外窺視。

發現了幽靈匆匆升起的身影，它清晰地穿過了堅固的甲板。

「好吧，來吧；今晚是你的，」美第奇堅持道，示意拉撒路以完整的自我出現。

拉扎勒斯怒視著幽靈號，然後爬出了船艙。他小心翼翼地走過長滿藻類的甲板，環顧四周，只見乾魚殘骸雜亂無章，木頭斷裂開來，繩索纏繞成網，四處亂瞟。

向下覆蓋整個船體。

美第奇靜靜地跟在他身後，全神貫注於天空。

拉撒路小心翼翼地走向船頭高處。一股溫暖而穩定的海風從大陸吹向大海，吹得他的衣服獵取。他停在船頭附近，仔細端詳著龍骨，上面雕刻著一個女人裸露的背部，腰部以下已經斷裂。

「那顆寶石，」拉撒路喃喃自語，在甲板上尋找她上半身的殘骸，卻只找到一些碎木和散落的繩索。他轉向大海，將被風吹亂的頭髮從臉上撥開，攏在頭頂。從他現在位於前甲板的新位置，透過海島北側較低的一側，他看到了初升的月亮，月光皎潔。一圈紅暈籠罩著這顆橘色的月牙，使它顯得陰森而神秘。拉撒路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

當他意識到眼前是一片廣闊無垠、漆黑一片的深淵時，他像一座雕像般站在那裡。最後，他問：“海洋有多深？”

見沒有回應，埃爾喬轉過身，發現幽靈正全神貫注於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梅迪奇背對著拉撒路站著，一隻手臂高高舉起，指向東南方的天空。他透過兩根豎起的手指間的縫隙，透過V字形的縫隙，向外窺視。

他將望遠鏡對準中心點，使視線與星辰保持一條固定的直線。然後他併攏手指，側向轉動，放下手臂，使這對手指指向天空。

他的手指與地平線齊平。他一氣呵成，辨認出遠處科西嘉島的確切方向。「直線飛行，我們或許也能如此，」他喃喃自語，雙手叉腰，眺望著波光粼粼的大海。

“美第奇？”

那幽靈像一位突然受驚的藝術大師，從他那非凡而抽象的推演世界中猝不及防地被拉了出來，猛地轉過身來。“哦，咳，是的，拉撒路？”

你知道海洋的真實深度嗎？

「我相信，」梅迪奇回答。「這真的要看情況，拉撒路。有些部分淺薄得就像你的靴子那麼高。而另一些部分，卻像雲朵那麼高一樣淺。」他停在拉撒路面前，繼續解釋道。

「你或許會發現，海洋的形態與陸地的形態非常相似，都有最高的山峰和最深的峽谷。而且，世界上的水以波浪的形式流動，就像地球上的以太以風的形式吹拂一樣。」

拉撒路點點頭，環顧四周，用全新的視角審視海洋的深處。他抬頭望向蒼穹，尋求印證。

“你說，深不見底，如同雲層般高聳？”

“的確如此，甚至更深；我知道，在其最遙遠的角落。”

“你怎麼知道的？”

美第奇嘆了口氣，抱起雙臂，向後踮了踮腳。「我知道，因為世人都這麼告訴我。在我漫長的無形歲月裡，我已目睹了地球的大部分面貌。我走遍了每一處地形，來回穿梭；無論高處還是低處。從最高的雲層和最高的山峰，到最低的海洋和最深的地下水，我都在尋找地獄的蹤跡。

彷彿是兩個黑暗陰鬱的世界。

拉扎勒斯從甲板邊緣探出頭來，轉身對美第奇說：“從表面上看，它似乎並不深。”

「沒錯，」美第奇回答道，雙手緊緊抓住長袍的縫邊，擺出一副…

他擺出一副驕傲的政治家姿態。「表面上看，大多數事物都是如此，平淡無奇，毫無威脅，甚至可能顯得平靜祥和。然而，即使是一塊普通的石頭，一旦翻開，往往也會展現出許多神秘的層面和隱藏的運作機制，大多令人不悅。」他仔細地環視著甲板，似乎在搜尋竊聽者或窺視的旁觀者。然後他嘴角勾起一絲冷笑，低聲說道：「在我早年作為煉金術士的日子裡，我翻開了許多未被翻開的石頭，可以說，我致力於發掘世間許多奇妙的未知事物。而這一切，教會卻毫不知情。我的工作一直瞞過了窺探的目光。」他幹笑了一聲。

「為什麼，你把你的作品藏起來了？」拉札勒斯問。

美第奇誇張地表現出失望，他重重地哼了一聲，扔掉了他那具已經毫無生氣的屍體。他雙臂併攏在身旁。「這是鄉下人的常態，尤其是那些一遇到夜色就驚慌失措，或者把自己的影子看作是鬼怪，暗中覬覦他們靈魂的人。我曾經住在一個小鎮，那裡充斥著這種受教會影響的集體胡言亂語。而我，作為一個當時的煉金術士，為了治愈古代的靈藥，以及絕對死亡的細節。

「然而，治愈疾病是一件好事；那麼，為什麼要保密呢？」

「你問為什麼？」美第奇問道，似乎難以置信地大笑起來。「免得我引起全鎮人的猜疑，引發恐慌，最後不得不站在教會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否認異端邪說和巫術的指控。那樣的話，我就會被押到集市廣場，用焦油洗禮，點燃，成為全鎮教會那璀璨奪目的火炬的活生生的例證。」

拉札勒斯眯起眼睛看著那些觸目驚心的畫面，腦子一片混亂。

梅迪奇清了清喉嚨。「拉撒路，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但教會實際上會因為比從事煉金術、面相學或類似學科輕得多的罪行而將人活活燒死，前提是沒有教會正式任命的監督者。」

「我確實記得聽說過這種焚燒，」拉札勒斯承認道，他現在正琢磨著那個被囚禁在地下墓穴裡的囚犯可能面臨的命運。「被燒成灰燼。」

「化為灰燼，甚至塵埃，」美第奇帶著一絲厭惡說道，「他們被焚燒，是為了讓那些卑躬屈膝的傻瓜繼續臣服於教皇的統治之下。」他搖了搖頭。「在我最後一次出國航行的前一年，每逢新月，城鎮廣場都會被照亮，照亮的是議會被告人燃燒的屍體。這種儀式性的焚燒如此例行公事，以至於鎮民們開始躲藏起來。」

他們回到家中，暗中譴責教會。我同意他們的看法，雖然我沒有大多數人那麼激動，但我還是允許我的客人們公開表達他們對大規模處決的憤慨。直到發生了一件特別的事情，激怒了鎮上最有影響力的人。我非常憤怒，我的妻子索菲亞淚流滿面。我們這些認識那個被指控男孩的人也都哭了。那個男孩在教會理事會手中遭受了可怕的折磨。

「那孩子做了什麼？」拉撒路問。

「沒什麼特別的，至少我們沒發現什麼，」梅迪奇辯解道。「我必須說，這孩子的行為舉止和同齡人有些不同；或許，他的外表也同樣古怪。他非常活躍，也有些躁動不安；他經常心不在焉，說話也常常語速飛快，以至於他還沒說完，自己就已經忘記了原本想表達的意思。他打量著海岸邊島嶼上光禿禿的岩石。

美第奇背對著拉撒路繼續說道：“史蒂芬的父母是善良、敬畏上帝、盡職盡責的人。他們是正直的貴族，直到後來接連失去……”

「他們進行了大筆投資，並過上了更加該怎麼說呢，或許更加謹慎的生活方式。」美第奇聳了聳肩。「嗯，請注意，他們並沒有淪為赤貧；儘管他們以前許多貴族朋友都變得越來越難以聯繫。然而，我們的大門始終向他們敞開，因為索菲亞和瑪格達萊娜這些年來情同姐妹。無論貧富，即使是上帝和魔鬼聯手，也無法將她們分開，哪怕只隔著一顆鈕扣和線頭之間的一絲縫隙。

我把時間都花在了索菲亞身上，讓她有充足的空閒時間。我的工作也沒有受到影響，瑪格達萊娜和史蒂芬對索菲亞給了我無暇顧及的悉心照料。總而言之，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幽靈轉過身，走向拉撒路。「總之，史蒂芬長著他母親的許多特徵，除了她那疏離的諾蘭德口音。他的頭髮是我見過最淺的顏色，幾乎是白色的。而且他的皮膚比……蒼白得多，

就連索菲亞白皙的膚色，也讓他那雙深邃的藍眼睛閃爍著詭異的光芒，如同置於火焰前的蔚藍水晶。“這和你那令人不安的凝視很像，拉撒路。然而，他遠不止外表那麼簡單。”

「史蒂芬年紀輕輕就展現出非凡的聰明才智。然而，在最深層的意義上，或許甚至是在他的靈魂深處，我感覺到他的存在本身就帶有可怕的詛咒，其中蘊含著神聖的意義。的確，我只能短暫地目睹他的舉動，便感到既困惑又敬畏；因為這男孩展現出一種令人不安且不同尋常的定向感，尤其是在大多數人都會失去自我平衡的時刻。即便他擁有無可否認的能力——我可以肯定地說，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一位嚴謹自律的理性思考實踐者——他持續展現這種能力總是讓我感到不安。在史蒂芬多次展現他那奇特天賦的場合，我也感受到了同樣的感受：我感覺自己被撕裂，被兩個截然相反的部分撕扯著，這兩個部分始終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狀態。然而，這種撕裂感從未持續太久，因為我的思緒似乎在兩個對立且相互衝突的自我之間，找到了一片新的、等距的空間。梅迪奇把手放在額頭上，似乎在檢查是否發燒。他仰望星空，坦白道：「在那片看似死寂的、新得的寂靜中，除了理智與情感的交織吶喊，我彷彿可以安全地從遠處觀察史蒂芬的所作所為；我驚奇地看著這孩子如何將我日漸衰退的感官帶入一種既令人欣喜又令人不安的麻木狀態。」他放下手，然地看了搖頭，然後搖拉搖。

「史蒂芬做了什麼？」拉札勒斯問。

「嗯，」梅迪奇說道，他深吸一口氣，臉上帶著明顯的擔憂，「史蒂芬經常突然發作，或者說是抽搐。這時他完全意識不到自己的存在。他的抽搐往往持續時間很長，可能會讓毫無防備的旁觀者感到不安，因為他會原地旋轉，雙臂張開，直勾勾地盯著天空。大聲呼喊、拍手或直接觸摸都無法引起他的注意。」

他對周遭發生的一切都毫無察覺，事後也完全記不起任何事。彷彿有一層無形的面紗籠罩著他，將他的感官與世界徹底隔絕。在這種奇怪又彷彿與世隔絕的狀態下，他

只會不停地旋轉——旋轉——旋轉。我必須承認，即使只是一瞬間，只是…

看到他紡線，我心神恍惚，感覺自己隨時都會失去平衡，即使站著也一樣。然而，瑪格達萊娜和索菲亞早已習慣了男孩頻繁的紡線，假裝沒看見。「美第奇朝拉扎勒斯搖了搖手指。「我敢肯定，如果這男孩爬到她們頭上紡線，而我哪怕稍微暗示或提及她們中間有個『紡線的史蒂芬』，我肯定會引起她們的注意。」

我把這件事告訴他們，結果他們加倍懲罰我。他們兩個總是這樣合謀對付我。

拉扎勒斯抿著嘴，帶著一絲冷笑轉過身去，然後輕蔑地笑了笑。

鼻子。

「你應該笑一笑嗎？」梅迪奇帶著一種高傲的姿態問道，然後繼續說道：“即便如此，我也無法輕易地對此置之不理，或者假裝視而不見，尤其是有那麼多珍貴的器皿和底座就在我觸手可及的地方。莊園大廳的每一面牆上都擺滿了精緻的工藝品；我不能視而不見。」

梅迪奇抱臂點頭，湊近拉扎勒斯，彷彿在分享一個秘密。「然而，有時史蒂芬會發脾氣，那時女人們都去了別處，只剩下我和這孩子。」他微微抬起下巴，暗示著即將透露一些私密的細節，然後便把這些細節告訴了拉扎勒斯。「有一次，史蒂芬突然發了神，開始在入口正下方旋轉，他張開的雙臂反覆擦過一根石柱，每次都只擦過一點點。我發現後，便在男孩和那根石柱旁邊放了一張燭台和一把椅子；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下，我不停地仔細觀察他手指擦過石柱時留下的細微縫隙。他不停地旋轉 他不停地旋轉 他不停地旋轉 他不停地旋轉 他不停地旋轉旋轉；我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他每次旋轉時留下的那一點點縫隙。「當時我有點醉了 可能是喝多了 也許有點醉了，所以女人們才回來發現我還在觀察史蒂芬的動作。」鬼魂低頭揉了揉臉頰，悲傷地回憶道：“女人們把我趕出了莊園；把我的椅子和酒瓶扔到了外面；還讓我去測量樹木之間的縫隙。」

拉撒路輕笑一聲，勉強鎮定下來，問道：“教會對史蒂芬的癲癇發作做了什麼？”

“哦，那不是因為史蒂芬發脾氣。史蒂芬發脾氣的時候，他一直保持沉默。”

當史蒂芬開口說話時，丘奇就對他起了疑心。這孩子真是個能言善道的人。在這方面，他很像母親。我並不是說他說話不敬，或粗俗無禮。恰恰相反，他相當恭敬，表達也很清晰，即使在最尖銳的批評中，也依然保持著和藹的態度。史蒂芬的問題在於：一旦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他就會立刻說出來，甚至在新想法完全沉澱之前就脫口而出。有時，他必須克制自己，直到這個想法追上他那難以抑制的表達慾望。的確，他似乎無法在開口之前，仔細思考一個想法的價值或適當性。因此，如果他腦海中正在醞釀一個想法，那麼透過他那躁動不安的言語，這個想法也會在他身邊的人的腦海中形成。

他說話直率，毫不猶豫，全然不顧其他一切。

史蒂芬的這個小細節讓我非常惱火。甚至比他暈頭轉向更讓我惱火。尤其當他公開與一位名叫“維克多”的熟人朋友交談時。」美第奇雙手叉腰，抿了抿嘴，點了點頭。「就像史蒂芬暈頭轉向一樣，索菲亞和瑪格達萊娜假裝沒聽到他和朋友之間明目張膽、持續不斷的談話。我盡力裝作沒聽見。但當那兩個女人慫恿史蒂芬和朋友進行私密而詳細的交談時，我還是很難忍住不說，她們表現得好像維克多是我們家的一份子。她們會立刻悄悄告訴史蒂芬，讓他問問維克多願不願意和她們一起散步。」

您可以在莊園內漫步；或乘坐馬車前往鎮上；甚至可以和我們一起在莊園內用餐。我同一張桌子的盡頭。」

拉札勒斯搖了搖頭，一臉困惑。“維克多的出現為何讓你如此煩躁？”

梅迪奇揚起眉毛，直截了當地說：“維克多根本不存在。”

“但你聲稱維克多是史蒂芬的朋友，是嗎？”

「我說過史蒂芬有個名叫維克託的親密朋友。只不過，他的朋友並不存在。而且，除了這個‘維克托’之外，史蒂芬不允許自己有其他朋友。」

他完全憑空想像，創造出了這個人物。

「教會後來得知史蒂芬是個偽君子嗎？」拉撒路問。

「的確如此，幾乎就在同時，」幽靈肯定道。「於是，教會議會召見史蒂芬，要求他宣誓認罪並提供全部證詞。此前，我曾試圖勸說這孩子否認維克多的一切，然而，在聽證會上，他那張喋喋不休的嘴卻毫不顧忌地回答了議會的每一個問題。最終，他拒絕解除與他假扮朋友的關係。相反，他激怒了議會的每一個問題。」

「從視力衰退、聽力減弱、頭髮脫落到皮膚老化。」梅迪奇搖了搖頭。「我真不該和史蒂芬談論衰老的細節。這孩子真是個口無遮攔的人。」

「然而，直到史蒂芬當眾與維克托竊竊私語，議會才公開譴責他。教會立即下令將他嚴加看管，嚴加觀察；之後，他們發現了他的紡紗癖。僅僅一天後，議會長老們就召見瑪格達萊娜，讓她見證他們的調查結果。瑪格達萊娜陪同而悲痛，懇求我，並希望我能受到尊重，鎮上萊娜的絕望，懇求我，並希望我能受到尊重，鎮上萊娜的絕望，懇求我鎮上，並希望我能受到尊重，鎮上的絕望，並希望我能懇求我鎮上的絕望，並希望我能為鎮上守萊娜陪同的絕望，懇求我，並希望我能受到尊敬，鎮上萊娜的絕望，懇求我鎮上，並希望我能受到尊重，鎮上萊娜的絕望，懇求我鎮上，並希望我能受到尊重，鎮上的絕望，並希望我懇求我鎮上的絕望，並希望我能為鎮上守萊娜的絕望。她爭取一些影響力。」

“判決結果是什麼？”

「不管他們開什麼藥方，甚至更多，」梅迪奇抱怨道。「就史蒂芬的案子而言，他們聲稱發現他患有身體虐待。」

被魅魔附身。

“什麼是suc 呀”

「正如教會議會明確描述的那樣，這是一個女性惡魔，她通過精神誘惑附身於凡人男子，以吸取他的所有精華。教會發現這個女惡魔名叫拉米亞穆布斯，或類似的名字；經過仔細的教士考證，他們得出了一個簡潔的結論：這個惡魔以某種方式侵入了史蒂芬的夢境，在玷污他的靈魂之前，她以‘維克托’的身份之前，她以‘維克托’的靈魂。」

拉撒路聳了聳肩。「維克多？」他深吸了一口氣。「教會是怎麼知道惡魔的真名，這個‘拉彌亞’的？」

「穆布斯，」幽靈補全了名字。「會議正式提及了一位著名主教據稱的教皇記錄，公開稱之為‘一窩蛆’，或者類似的東西。他們宣稱的調查結果的具體細節我至今仍不清楚，尤其是我真的相信他們是為了安撫憤怒的信眾而匆忙編造了一個解釋。」

拉札勒斯眯起眼睛，臉上浮現出懷疑的神情。他反駁了美第奇的說法：「我不記得有《沃姆斯法典》這回事；不過，我確實讀過……」

是沃姆斯主教抄寫的一部神聖教規嗎？這是否就是您所指的？

“教規 主教 蟲子 我不記得教會會議的確切措辭了。”

梅迪奇帶著不屑的表情承認道，同時漫不經心地揮舞著手指。

「畢竟，我精通煉金術，也盡責地行醫；然而，我對禮儀卻知之甚少。」他搖了搖頭，嘆了口氣。「不過，史蒂芬體弱多病；他屢遭鞭笞，傷口潰爛，血液都變質了。我懇求教會允許我在嚴格的神職人員監督下探望並治療史蒂芬；然而，教會卻拒絕了我一切探視的請求。相反，

儘管我極力勸阻，教會的牧師和醫生們還是給我開了「頭部塗油」的處方，並配合嚴格的「水蛭療法」。

「什麼是頭部塗油？」拉札勒斯問。

「這是一種極其嚴謹的儀式，由教會指定的三個代理人將附身者的後腦勺浸入盛有聖油的碗中。第一個代理人將聖油塗抹在附身者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上，以徹底清除所有邪靈的感知。第二個代理人在塗抹聖油的同時，口中誦讀經文，以防止附近的惡魔玷污聖油。

「我聽過這種療法，可是水蛭療法到底是什麼呢？」拉札勒斯問。

「水蛭就像河裡的蠕蟲，它們會咬穿皮膚，吸食體液。教會的醫生們在男孩的腹股溝處貼了一堆肥美的水蛭，以便吸出他體內的毒素。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聽到史蒂芬病情惡化的消息；三天後，他們把他埋葬了。」

拉撒路驚愕地仰起頭。“他的傷不在背上嗎？傷在哪裡？”

他們鞭打他了嗎？

「他們拒絕透露；我們始終沒能見到男孩的遺體，也沒能見到他孤零零的墓碑。史蒂芬的最終安息之地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成了一個逐漸消失的謎團。」 《幽靈》

他聳了聳肩。「然而，這男孩體弱多病，性格孤僻古怪；但他

他從未被附身，只是擁有一顆古怪卻真誠的心。總而言之，他被安葬在戒備森嚴的墳墓裡，永遠忠於他那幽靈般的朋友。我猜想，史蒂芬現在一定在天堂安然無恙，欣喜若狂，或許會永遠與他的朋友維克多談笑風生。

「那是一段黑暗的時期，」拉撒路嘆了口氣說。

「對所有人來說，那都是一段黑暗的時期，」梅迪奇斷言，「尤其是對那些無力繳納什一稅給教會的人，無論愚昧還是睿智。而對於我們這些有能力繳納什一稅、學識淵博、敢於在教會漫長而深遠的陰影中投下一絲光明或希望的人來說，那真是一段可怕的時期。」真是一段可怕的時期。

「但是，以你的財富，你完全可以負擔得起什一稅，對吧？」拉撒路問道，暗示美第奇家族所遭受的苦難可能比大多數人要輕。

幽靈點了點頭。「的確如此；即便我慷慨地奉獻了過多的什一稅，我的境況也相當不錯。教會尤其偏愛富人。他們從富人的金庫中索取的錢財恰到好處，既足以維持富人的財富，又同時對他們徵收重稅，使他們無法變得更富有。

「私下裡，我發現這些自以為是、自私自利的教會人士，真是令人鄙夷。我鄙視他們，把他們比作一群懶惰的吸血鬼，吸乾所有與他們接觸的人的物質財富和努力。而他們為了換取這些物質利益，卻只提供毫無用處的權威言辭、昂貴的赦罪和虛假的財產在天堂的承諾。

宗教和政治辭令。無論他們沒收的是從農夫夫婦那裡沒收幾隻野兔和一些蔬菜，還是從貴族夫婦那裡沒收一袋金子和幾匹駿馬，這些人都認為他們的言辭、祈禱和承諾。他們的空談與他們向任何人徵收的任何數額的稅款一樣有價值。畢竟，在他們眼中，永生的承諾對窮人和國王同樣珍貴。雖然永生的概念或許能暫時緩解飢餓，甚至能鬆開最緊的錢包；但殘酷的真相是：一個人不可能靠空談填飽肚子，然後騎馬進城祈禱，指望兌現一個承諾。即使是教會裡那些懶散、無能、喋喋不休的人也明白這一點；正因如此，他們才向所有人索取他們自己不願提供的東西：獵獲的野味、收穫的蔬菜、精心飼養的駿馬、家族積累的財富，以及各行各業鐵匠的汗水和勞動。他們從…中累積的所有財富

他們聲稱，窮人和富人的努力都是他們應得的終身什一稅，是向教會繳納的。

「什一稅？」美第奇難以置信地問道，然後開始構思新的推理方案。
“分別為聖歸於神？這些教會人士難道認為自己就是神嗎？”
幽靈略微撫摸了一下下巴，故作深沉地沉思片刻。隨後他輕笑一聲，大聲核對了一下帳目。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上帝不會感到飢餓；他也不會騎馬來回奔波；更不會進城大肆採購。」美第奇的臉色陰沉下來，直視著拉撒路。“不，這些什一稅都是留給教會神職人員及其親信過著如吸血鬼般奢靡的生活的。至於我自己，我考慮過……”

整個神職人員群體，簡直就像一群訓練有素的盜賊，一心想要沒收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民的財富。他們的行徑，就像一種緩慢而令人衰弱的疾病，其蔓延的方式與疾病本身如出一轍。
以及肆無忌憚的感染。他們的手段我並非一無所知，我可以作證，甚至有所了解。首先，神職人員會用各種手段污染一般民眾的思想。
它腐蝕民眾的心靈，播下不必要的猜疑、恐懼和自我懷疑的種子。其次，神職人員會透過定期對民眾進行宗教活動，逐步腐蝕他們，其目的就是用消極的自卑感和罪惡感取代他們原有的功德和美德。

最後，當民眾最虛弱，最終相信自己是世間一切醜惡可恥之事的唯一原因和結果時，神職人員就會開始蠶食他們，幾乎將他們折磨致死，但又不至於完全死亡，因為他們依賴並不斷從中攫取物質財富。最後，神職人員會

利用這種新發現的價值去腐蝕更多原本安於現狀、毫無戒心的民眾，以謀取其世俗利益。事實上，這種大規模、反覆的感染方式，其目的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像瘟疫一樣蔓延，使之淪為集體奴役。這一切都是為了以永不消逝的什一稅的形式，為世俗教會積累更多財富。

「什一稅，獻給上帝？」美第奇再次問道，他靠在一段獨立的欄桿上，目光轉向大海。“教會毫無謙遜和同情心可言。”
他們貪婪無度，掠奪世間一切財物——從沒收農民那可憐的菜籃，到沒收省內每三匹馬中的一匹；他們貪得無厭，永無止境。我可以向你保證，教會從未把農民的蔬菜分給飢餓或貧窮的人；他們也絕不會把它們獻給上帝作燔祭。我來告訴你他們是怎麼做的——他們把蔬菜據為己有。肥胖的神父、主教和什一稅徵收員享用這些蔬菜，然後把剩下的食物餵給自己養肥的豬；留下農民們安慰他們哭泣挨餓的孩子，孩子們又一次在夜晚只能吃著煮熟的草汁。

淡淡的香草味。

美第奇轉向拉札勒斯，微微點頭。“我親眼所見，我告訴你；我認識那個肥胖的牧師和他的豬圈，也認識那些不幸的農民。”

梅迪奇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偷偷地給了那飢餓的一家人三隻山羊，還有兩個玩具送給他們倆。”我給了他們幾個孩子，一大袋錢，還讓他們信守諾言，永遠不要向教會坦白這件事。畢竟，我不想讓那三隻山羊身上哪怕一丁點兒骨頭、筋腱或毛髮掉進豬槽裡，最終淪為肥胖神父、他的同夥以及更多肥豬的飼料。農民對此感激不盡。

我知道，我冒著失去全部財產的風險，因為在教會財務記錄之外進行了一筆捐贈。那家人信守承諾，對此事隻字未提；而且他們再也沒有煮過草。不久之後，那家人的父親成了我親愛的、值得信賴的僕人之一；最終，他成為了我的得力助手。

「我的遺骸將被送往最終安息之地。」美第奇嘆了口氣，微微一笑。“當然，我們不可能照顧到省內的每一位農民；然而，索菲亞和我心中卻感到無比欣慰，因為我們能夠為他們帶來一絲希望。”

至少有一個家庭需要幫助。

拉札勒斯笑了笑。「我相信他們會永遠感激你的善意。而且，我相信我或許能體會到你當時的感受，哪怕只是一點點。我也曾做過類似的事情。」

「喔？」梅迪奇抬起下巴。“如果你方便的話，請告訴我。”

拉撒路強忍住笑意。他臉上浮現出謙遜和尷尬的神色，坦白道：“的確，這遠不及您的仁慈那樣大膽和持久。”

他聳了聳肩。「不過，我以前住在修道院地下墓穴的時候，曾把自己的一部分食物分給一個飢餓的囚犯；儘管父親吩咐我要吃光所有食物，並且禁止我靠近牢房。違抗這樣的命令讓我很不安；然而，更讓我難以接受的是：如果我把所有食物都吃光，卻讓另一個人挨餓，尤其是在食物足夠分享的情況下。」

“你把他放了嗎？”

“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自己已經是自由的了。”

“嗯，俗話說，‘良友皆出自飢寒交迫之人’。我相信他就是這樣的人。”

拉撒路，我由衷感謝你的無私付出。

「我相信他就是，」拉撒路笑容滿面地說。「事後，雖然我違背了自己的職責，但我感到的滿足感，或許比我生吞三隻山羊還要強烈。」

美第奇笑了。「的確如此。這正是我所感受到的。這個囚犯究竟是誰？」

拉撒路的笑容消失了，他垂下眼簾。「我從未聽過他的名字。不過，他曾說過，我最好記住他的名字，叫他『基督裡的窮人』。」

美第奇的笑容消失了，他評論道：“我聽說有很多像這樣謙遜而虔誠的民族，早已死去，被人遺忘，或許可以用這樣一個既模糊又光榮的稱號來紀念和表彰他們。”

這位名叫拉撒路的人，你還記得他嗎？祂永遠蒙福。這是連教宗都會羨慕的稱號；然而，它卻配以一件無人敢穿的普通長袍。

“是的，”拉撒路肯定地說，“這很合適；我會以這種方式記住他。”

「的確如此，」美第奇說道，隨後豎起一根手指，宣稱，「同樣地，如果運用得當，這個說法也同樣貼切：即便教會像一個膨脹的豐饒角一樣，充斥著肥胖、奢華和各種雜物，你也絕不會聽到任何一位教會人士公開炫耀，自稱‘教會的富翁’。」，如果他的財富真的來自於他公開的金庫，因為他害怕他的恩惠，如果他的財富，畢竟他不會承認他的空源泉，畢竟他不會承認他的無裊蕪。而如果他是一位誠實地沒有從教會金庫中獲取財富的教會人士，那麼教會就會要求他交代其持續成功的全部原因，並以額外什一稅的形式繳納。因此，教會中有很多這樣既富有又虔誠的人，他們依然健在，完全有資格擁有這樣一個既顯赫又浮誇的頭銜；然而，沒有一個人會誠實地、公開地這樣做。拉撒路，你知道為什麼嗎？我會告訴你。

在我看來，教會只不過是一堆鍍金的、光鮮亮麗的蛆蟲，靠著逐漸窒息的人類的腐爛為生；同時，它還不斷地分泌虔誠的毒藥，讓毫無防備的人們徘徊在死亡邊緣。

拉撒路斥責他說：“你那些不敬的話讓我非常難過，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你不應該對教會及其上帝的僕人出言不遜。

我不想再聽到這件事了。

美第奇突然裝出一副驚訝的樣子，隨即又大笑起來。他張開雙臂，明顯是在自我展現。「難道我要被迫站在教會會議面前嗎？他們對我的出席充耳不聞，視而不見。難道我要被教士們以異端或巫術的罪名定罪，並沒收我所有的財產嗎？我連一絲血肉都已失去。難道我要遭受第二次死亡嗎？」

火？死人也會懼怕死亡，這難道是真的嗎？難道我會因為幾句難聽的話就下地獄嗎？」美第奇放下了手臂。「我試過了，但毫無用處。」

「你表現得像個充滿怨恨的人，」拉撒路直截了當地說。「你的心如此苦毒，又怎能進入天堂呢？」

“上帝知道，”美第奇插話道，嘆了口氣，“我對教會確實懷有怨恨。而且這怨恨並非毫無道理，因為上帝自己既不要求教會，也不要求信徒。”

基督的代理人，既非龐大的神職人員隊伍，也非高聳入雲的大理石聖殿，都不是與祂的信眾溝通的場所。自從亞當和夏娃及其子孫以來，主就直接透過他們的心與他們交流。即使在今天，祂也聆聽我們向祂的私人祈禱。那麼，教會在這其中又扮演怎樣的角色呢？

我認為，除了與神溝通的誤導和腐敗之外，別無其他。

木板受力膨脹的呻吟聲在船艙內迴盪；一群棲息在甲板上的海鷗驚慌失措地衝向天空，朝著岸邊飛去。美第奇走上前，對拉撒路說了些更私人的話。「拉撒路，我應該讓你知道，我質疑教會，並非因此就輕視我的主上帝。」

二者永不相合。它們本來就不屬於同一類人。伊甸園裡沒有聖殿，只有一棵誘惑之樹。我們住在天上的父，與自稱為教會之父的聖父，如同日月般截然不同。那些腐敗、投機、虛榮之人，為了攫取權力、控制他人資源，竟將二者截然不同的形象混為一談，炮製出一種虛假的崇拜儀式。我親眼目睹了他們的秘密。憑藉著昔日的社會地位、身分和特權，我曾與他們中最邪惡、最陰險之徒有過交集。我對教會慷慨持續的奉獻，使這些傲慢、虛偽、寄生之徒遠離我，尤其是遠離我那些頗具爭議的煉金術作品。我或許沒有讀過聖經，但我曾虔誠地與我親愛的索菲亞一起聆聽教會的講道，時間之長足以讓我記住聖經的教誨。我記憶中清楚地記得一條誡命：“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拉撒路，現在我問你，如果一個人虛榮到堅持要別人稱他為“聖者”，聲稱他

他是基督的最高代理人，只有透過祂的教會，其他人才能找到合適的懺悔、赦免和與主重新團聚。祂這樣做難道不錯了嗎？

美第奇走近拉撒路，換了一種問法問道：“如果虛榮而虔誠的人自以為是地以主的名義說話，那麼，他們豈不是因這種虛榮而受害嗎？”

同樣，你們竟妄稱耶和華你們神的名嗎？這樣還不夠清楚嗎？

拉撒路搖了搖頭，轉身離開，回答說：“也許你曲解了它原本的意思。”

船體中更多的木板發出吱嘎聲。

美第奇進一步闡述：「拉撒路，主知道我的心，正因如此我才得以進入天堂。主也同樣知道惡人的心，他們或許會陰謀詭計，試圖介入神與人之間，並自詡為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徑。而這條路唯有透過什一奉獻、鮮血、汗水和苦難才能真正獲得。這些人是魔鬼魔鬼，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飲盡你們孩子的鮮血，以滿足他們永無止境的權力慾和控制欲，以及他們那貪得無厭、令人髮指的虛榮心。」

「好」。的確，邪惡卻極力宣稱自己是通往救贖的唯一途徑。

梅迪奇察覺到拉札勒斯眼中日益增長的不悅，便突然打斷了他那些精彩紛呈的觀點。他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演講，將科學觀察和調查方法與宗教信仰和過往實踐相結合，從而清晰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邏輯推演。「依我清晰的記憶，這既不是我強加於肩的重擔，也不是我能輕易擺脫的，否則就會完全喪失對邪惡真相的清醒認識。的確，教會的行為完全違背聖經的嚴禁，這讓我感到無比震驚。教會虛偽地宣稱，除了進入天堂的機會之外，任何人都不得繼承、貪戀或珍視世間的一切，而奉獻教會卻珍視世間的一切。」

它慷慨地將這些財富分配給了其龐大的教廷代理人神職人員。身為一個學識淵博、嚴於律己、學習認真的人，我不能輕易違背自己的職責和一絲不苟的觀察方法，同時又對教會的種種弊端視而不見。我也不會對恐懼、貧窮等諸多根源視而不見。

苦難和死亡，在它殘酷的統治下層出不窮。我無法我不會。為此，正如你所察覺到的，怨恨將成為我永遠背負的十字架。

船身突然傾斜，角度越來越大，船板在岸邊石頭和自身重量的引力作用下發出劈啪聲。拉撒路穩住身形，朝幽靈揚起眉毛。船身漸漸穩定下來，一片寂靜籠罩著大地。美第奇雙臂抱胸，繼續說道，彷彿船從未移動過。「這又是教廷剝削窮人以謀取私利的又一例證；我曾在鎮廣場上看到一輛鍍金的神職人員馬車，車上裝滿了…

六匹駿馬拉著馬車，車夫身材臃腫。馬車一動不動地停在……那是一家鞋匠鋪，裡面擺滿了精美的鞋子。起初，我並未在意，如果不是那匹馬身上一個特別的標記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或許會繼續前進。好奇心驅使我穿過小路，仔細觀察這匹馬，由於仍不確定它的身份，我便呼喚它。

那匹駿馬豎起耳朵，發現了我的蹤跡。它性情溫順，十分漂亮。它名叫巴洛·瑪格達萊娜在它還是一匹小馬駒的時候就幫它取了這個名字。巴洛常為住在史蒂芬父母故地上的一戶農家打理花園。然而，我沒想到巴洛會如此拼命地掙扎，甚至驚擾了其他馬匹，把馬車夫氣得暴跳如雷。馬車夫朝我揮鞭，大聲叫喊，彷彿連羅馬的教宗都能聽到。然後，他鞭打那匹馬，直到它口吐白沫。美第奇嘆了口氣。「從那天早上起，我一直後悔自己那樣呼喚巴洛。當然，我當時只是把這匹馬和一些早已逝去的、更美好、更年輕的歲月的零星記憶混淆了。」幽靈點了點頭。「的確，在那些嚴酷的日子裡，許多美好事物都消逝了，就連馱畜似乎也變成了可憐的空殼。」

「然而，世上仍然有很多美好事物；黑暗的日子也並非永遠持續下去。」拉撒路說：“聖經上寫得很清楚。先生，您難道沒讀過這些經文嗎？”

梅迪奇無力地聳了聳肩，嘴角勾起一絲淡淡的微笑。“我本來打算這麼做的。等我有時間的時候。可惜，我沒時間了。我死了。”他揚了揚眉，承認道：“當時我的書房裡確實有一本聖經。它是美第奇家族傳給我的。它很大，很舊，也很重，裝訂處有精美的縫線和緊密的接縫。書頁上佈滿了色彩鮮豔的圖畫和銘文。有人告訴我，這是由挪威本篤會收集到我的聖經部在義大利文士

它應該是我家藏書中最古老的一本，而我家當時的藏書量相當龐大。

拉撒路憂心忡忡地垂下目光，看向地板，然後質問美第奇：“這麼一本精美的書，你竟然連其中的一節經文都記不起來了？”

「我根本沒找到空閒時間。」他嘴角突然揚起一絲冷笑，神情驟然一變。“不過，即便從未打開過，它放在架子上也自有其價值。”

“它的位置？”

「的確如此。那是書架上的第一本書，擺放在最左邊，正好靠近入口處一位身材矮小、脾氣暴躁、熱情似火的意大利婦女的視線，與她的視線齊平。」

我的學習。」

“索菲亞？”

「不。是她的養母。她的親姑姑。那本古老的家譜是她每次路過時都會虔誠地留意的第一件東西，她總會對著它評頭論足。」

那本精心擺放卻從未翻開的書，每每打開，都讓她眼中的光芒黯淡無光。

她來之前，總是先跟我打招呼。她來的時候像一頭威風凜凜的雄獅，走的時候卻像一隻寬容的羔羊。」梅迪奇輕笑了一聲。「隨著時間的推移，聖經確實有效地保護了我，讓我免受婆婆那狂熱的宗教說教。」

“她似乎非常喜歡這本書。”

“確實如此。它比她家的經文還要古老得多。”

「然而，她從未要求你去看它的內在。去看它的文字、圖畫和書頁？」

“不。”

她有沒有問過你有沒有讀過那本書？

“絕非順便一提。”

“她只是因為書就在那裡，就認定你在讀它？”

「是的，」梅迪奇笑著說。

拉撒路沉思片刻，困惑不解，然後說道：“看來她更需要把經文合上，放在一邊，而不是你們需要把它們搬動和使用。”

他們兩個都哈哈大笑起來。

「當然，我母親沒那麼容易被說服，」幽靈強調。「他們倆簡直判若兩人。當她的客人們經過書房，看到老...

他們總是會問起那本書。對此，我母親總是忠實地回答說：“那本書的裝幀別無他人，正是多疑的托馬斯本人。”

“來自使徒多馬？”

「正是如此。每當她生我的氣，總是這樣叫我，尤其是在我年輕氣盛、桀驁不馴的時候。她叫我這麼頻繁，以至於她的客人常常誤以為我是托馬斯少爺，而不是格雷戈里少爺。有時確實讓人很不安。事實也的確如此。」那些私密的幽靈，目光空洞地望著前方望著幾個世紀前幽靈的事。

他踱步片刻，沉思片刻，最後繼續說道：“作為曾經的修道院侍從，能夠接觸到整個修道院的繕寫室，我必須承認，您在聖經方面的造詣確實比我高明得多；然而，我談論教會的方式，都與教會的歷史發展相符。在這方面，我沒有對您撒謊。教會的諸多公開信條也是如此。

你精通聖經，我同樣精通歷史，尤其擅長戰爭藝術，以及塑造教會的許多歷史事件。

「就像你對『榮耀的蛆蟲堆』那無可辯駁的歷史描述一樣，那也是你博學的教會歷史的一部分嗎，美第奇？」

幽靈努力抑制住即將湧上心頭的笑意，才勉強鎮定下來。「嗯，也不完全是這樣。不過，為了讓談話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在談論教會這種原本枯燥乏味的話題時，這樣的表情確實能增添一絲色彩，不是嗎？」

拉札勒斯翻了個白眼。「你只表達了黑色。黑色難道也是一種色調嗎？」

美第奇輕笑一聲，略微收斂了自己肆無忌憚的言辭。「好吧，或許我剛才說話有點口無遮攔，請原諒。我會…

我不會再試圖闡述聖經，因為我對聖經的了解不如您。然而，我必須被允許從純粹的歷史視角表達我對教會的看法，即使您最初可能反對其中的某些部分。

拉撒路聳了聳肩，有條件地同意了：“只要你對教會的蔑視之色不那麼刺眼就行。”

“嗯，的確如此，在方方面面都是如此。”

拉撒路眯起眼睛，打斷了他。

幽靈豎起一根手指，露出一絲冷笑，禮貌地完成了他原本打算說的話：“不過，為了你好，我將從我的公文中刪除所有關於蠕蟲和對掠奪性虔誠的徹底厭惡的內容，並溫和地向你傳達一個或許更容易接受的教會歷史版本。請記住，這是我清楚地記得的。”

「或許可以換個更容易接受的說法，或者別的什麼？」拉札勒斯暗示想換個話題。“或許，可以多說說你親愛的索菲亞？”

「好吧。或許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向索菲亞的養父母提親的情景？要不要我把那件可怕的事情，連同它那本該屬於我們的‘頓河之書’一起講給你聽聽？」

拉撒路豎起耳朵，像只好奇的小狗一樣歪著頭。“你是說《但以理書》？”

梅迪奇笑了。「沒錯，正是如此。索菲亞的姑姑也叫了一聲。對我來說，那真是個相當失禮的時刻；但同時又十分滑稽有趣。」

「我很想聽聽，」拉札勒斯恢復了笑容，鎮定下來，承認。

“那麼，我會告訴你，或許是在去意大利的路上。我想你可能會喜歡聽我講述這個故事。”

「我確信這一點，」拉札勒斯回答。

又一聲巨響劃破木質船體，緊接著是甲板下海水湧入的聲音。這艘船依然緊緊地抵著礁石，最終還是向大海屈服了。木頭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甲板也微微傾斜。兩人凝視著無垠的南大洋和繁星。一陣穩定的風吹過，夾雜著海水的鹹澀。下方，連綿不斷的波浪拍打著船身，發出陣陣汨汨聲，泡沫拍打著船體。拉扎勒斯打破了兩人之間的沉默。“你說過，海洋或許比雲層還要深，高處，”拉扎勒斯說道，“它甚至比星辰還要深嗎，高處？”

「蒼穹本身？我想應該不是吧。」美第奇回答。
你曾飛向過星空嗎？

幽靈輕笑一聲。「當然不是。我不敢冒險，怕被世間所有天使發現。上面根本無處可藏，」梅迪奇說著，朝上點了點頭。「我的歸宿在這裡，尋找地獄，還有我的索菲亞。」

「我已尋遍天涯海角，從山巔到海底。」幽靈直視著拉撒路，微微一笑。「不過，我相信有了你作嚮導，我的尋覓之旅已經結束了。」說著，他瞥了一眼大海，不禁皺起了眉頭。「我實在厭惡探尋海底，那些可怕而深不可測的海怪，游弋在永恆黑暗的深淵之中。」

「就連海怪也一樣？」拉扎勒斯問。

「的確如此，」梅迪奇肯定道。「我親眼見過潛伏在最深邃洞穴中的巨型怪物：白色的巨人，有著巨大的頭顱，卻沒有軀幹；頭顱上伸出許多細長的腿，這些腿長得驚人，足以橫跨最大的遠洋商船。我還見過巨大的幽靈般的軀體，它們沒有頭顱，看起來就像塞滿了長飄飄的巨大長飄，這些閃閃發光的頭髮會殺死獵物。「還有那些蒼白而可怕的頭狀生物」他厭惡地顫抖了一下，露出厭惡的表情。

繼續說：“它們就像漂浮的頭顱，長著一排排參差不齊的牙齒；它們碩大的眼睛和張開的大嘴幾乎佔據了它們全部的體積。它們是大眼睛、多齒的頭顱。請想像一下，一個漆黑如墨的海底世界，裡面充滿了兇猛貪婪、閃閃發光的漂浮頭顱。”

「海裡有怪獸的頭顱，」拉扎勒斯問道，他現在完全被美第奇對這些外表怪誕、體型龐大的海洋奇觀的奇幻描述所吸引。

“嗯，它們不像其他海怪那麼可怕。”

拉札勒斯環顧著船體破敗的甲板深處。“它們甚至比伊甸園的寶石還要大嗎？”

梅迪奇或許會因為尷尬而臉色發白，然後才伸出手指間大約三英寸的距離，承認道：“嗯，它們確實有這麼大；不過，它們的外觀實在是可怕，彷彿殘缺不全，比例嚴重失調。而且從來看都像鬼魂一般，很像我。你能想像嗎？它們還以為太可怕了。我第一次見到它們也不像

看起來像是上帝奇妙的設計。然而我錯了，它們並非如此。並非來自地獄。然而，即便蜘蛛，在它們的陪伴下，或許也會顯得更加俊美。蜘蛛有清晰可見的身體和靈活的腿。可是，這些漂浮的腦袋，既沒有身體也沒有腿？「梅迪奇不贊同地搖了搖頭，然後目光投向了海邊。『有點像那些洞穴蟋蟀，腿又長又粗，但身體卻小得不像話，跟普通蟋蟀完全不搭。它們的身體各部分比例失調。』他又打了個寒顫。“真是奇怪，讓人惱火。”

埃爾喬沉思著一個看似怪異的想法：一個曾經精通面相學的鬼魂，竟然會害怕看到人體比例失調或解剖結構畸形。他抿緊嘴唇，努力壓抑住內心湧起的笑意。然後他轉過身，咬了咬嘴唇，裝出一副嚴肅而憂慮的樣子，面對梅迪奇問道：“可是，如果有人朝你扔一個那種小腦袋呢，梅迪奇？”

幽靈轉過身，點了點頭，冷冷地說：“那他們就得死。”
“頭部的東西？”
“不！”鬼魂吼道，“不管是誰把它扔到我身上的！”

拉札勒斯被噎住了，徹底被逗樂了，他彎下腰，失去了平衡。「咔嚓！」「撲通！」一段欄桿坍塌入海；要不是梅迪奇一把抓住後面的埃爾喬，拉札勒斯可能就一頭栽進海裡了。「幽靈號」把狼狽不堪的拉札勒斯拖回了船上。

船的甲板。
拉撒路站了起來。「可是你是靈體，那東西必能毫無阻礙地穿過你。」

美第奇放他走了。“不過，這事只會發生一次。而且，我覺得你的建議一點也不好笑。”
拉撒路定了定神。“請原諒我，美第奇家族。我只是”

「是的，我知道；而且你也不是第一個覺得這事好笑的人。不過，請記住，上一個朝我扔洞穴蟋蟀的活人，在那短暫的治療季裡成了我最長的病人。」

拉扎勒斯強顏歡笑，勉強說道：“我不會做那種事的，梅迪奇。謝謝你抓到
我。”

美第奇眨了眨眼，聳了聳肩。「我真以為你該用海水漱漱口了；不過，你摔倒的時候，我只是接住了我的
索菲亞；現在你卻站在我和她中間。」

拉撒路微笑著點了點頭。「即便如此，我仍然感激不盡。」

「夠好了，」美第奇回答道，雙手緊緊握著法衣，向後踮起腳跟。

拉扎勒斯環顧著殘缺的欄桿和下方翻騰的海水，思緒飄回到了早年那些純樸的日子。他特別想起一個相當滑稽的場景：他和米格爾、塔圖斯一起在井洞裡沖洗用過的修道院
酒桶。米格爾突然跳進水里，大喊一聲……

海怪抓住了他。儘管塔圖斯知道米格爾是在裝模作樣，因為他對小井洞裡的每一個縫
隙和角落都瞭如指掌，但他還是拼命地想把米格爾從假想的海怪手中救出來，同時責備
拉扎勒斯眼睜睜地看著米格爾命懸一線卻無動於衷。拉扎勒斯輕笑了一聲。

他永遠都為自己那些輕信又調皮的墓穴同伴感到羞愧。他抬起頭，仰望星空。

「什麼事？」梅迪奇眯起眼睛，懷疑地問。

「這跟你沒關係，」拉撒路揮了揮手，示意他不必在意。「我只是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
件事。」他點點頭，繼續說道：“我曾經覺得世界比實際小得多。我覺得它小的時候，感
覺更自在。”

“你是如何得出它比實際數量少的結論的？”

「嗯，我曾經相信鳥兒能飛得很高，甚至能到達天堂。」他聳了聳肩，承認道，“我知道它
們不能，但我確實希望相信這一點。”

梅迪奇嘴角勾起一絲冷笑。「拉撒路，你怎麼能確定鳥兒不能飛到天堂呢？」他
張開雙臂，抬頭望了一眼天空。「你飛得那麼高那麼遠，以至於能把天空的每個角落都看
個遍嗎？」

拉扎勒斯凝視著梅迪奇的眼睛，然後回答：「我和你一樣確信，你們的怪物並非來自地
獄，梅迪奇。你……

搜尋的範圍如此之廣、深度如此之深，以至於檢查了海洋的每個角落？

「他們不是我的怪物，」梅迪奇咧嘴一笑，回答。「然而，或許我們可以成為怪物。」

我對這兩種想法都基本確定。他點點頭，稱讚拉撒路說：「你身上確實潛藏著一位眼光獨到、深思熟慮的煉金術士。」

「以你兼具的信仰和疑慮，我相信你也能成為一名優秀的修士，」拉札勒斯一邊說著，一邊大步走向船甲板中央。美第奇跟在他身後。

他們跨過散落的瓦礫，來到船艙入口附近一片相對空曠的地方。拉札勒斯停下腳步，閉上了眼睛。梅迪奇繞到拉札勒斯身前，看著他深吸一口氣，優雅地上下左右地轉動著頭。

拉撒路從自身內外汲取了清晰的認知和方向感，這源自於埃爾喬敏銳的方位感，同時，他又將修道院地圖上那些清晰無瑕的記憶疊加其上。他轉過身，睜開雙眼望向……

東南方向的海平線。梅迪奇注意到他瞳孔放大，幾乎完全漆黑，拉札勒斯眼中原本的藍色都黯然失色。「我們將朝著這個方向尋找新的航線，」拉札勒斯說著，指向海平線。

“我們出發吧？”

梅迪奇打量著他——他抬頭望向天空，找到北極星，然後順著星座的排列一路向下，直到目光與拉撒路的手指平行，精準地指向他計算出的遙遠科西嘉島的方向。他抿了抿嘴，搖了搖頭。“我不過是抓了一隻野兔而已，你竟敢指控我用巫術？你閉著眼睛是怎麼做到如此精準導航的？”

拉撒路微微一笑，扇動翅膀。“你不是唯一一個擁有這種能力的人；這種能力並非巫術。”

幽靈嘆了口氣。“夠含糊的；風水輪流轉。”

拉撒路問道：“我們是否應該前往科西嘉島？”

美第奇伸出一隻手指向天空。“蒙上帝恩典，一路向上，照亮前路，拉撒路修士。”

拉撒路容光煥發，轉身展開雙翼。

他們齊心協力，棄船而去，飛向夜空，只繞著殘骸盤旋了一圈，便徑直駛向大海。「伊甸園之珠號」沉入遠方；法國的土地漸漸消失；在新月升起的皎潔月光下，波濤洶湧的海面最終變得平靜如鏡，宛如一片閃爍的煙熏玻璃。他們繼續攀升，直到萊昂灣的浩瀚海水彷彿再次吞噬了整個世界，如同諾亞方舟一般。然而，即便麵對一望無際的海面和無垠的地平線，如同遷徙者般的埃爾喬和冷酷無情的幽靈也從未動搖過他們在天地間的飛行路線。他們兩人如同不可或缺的儀器，其作用甚至可以與……相媲美。

它們是任何船長最重要的導航工具。它們就像高飛的羅盤和六分儀，在鹹澀的海洋深淵上筆直航行。

儘管拉撒路和美第奇這對互補的伙伴看似天作之合，卻又顯得如此不自然，但他們當時並不知道，命運很快就會要求他們付出難以估量的努力，並把握住無法預知的時機，去扭轉這已經降臨到世界之上的局面。然而，歷史上這個關鍵的轉折點尚未發生在他們身上，或者說，尚未發生在全人類身上。

【第一卷完：復活】



這部文學作品完全是為了獻給……而創作的。

愛倫坡 (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